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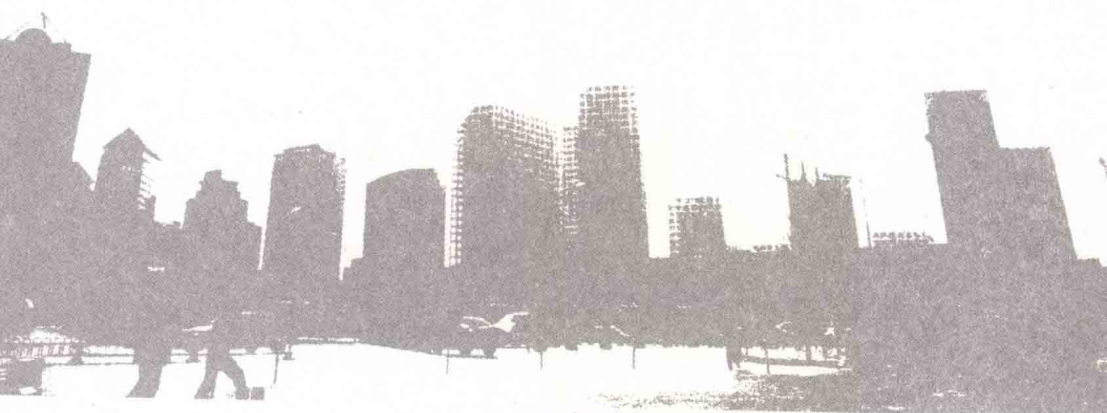


岳家的 鸡毛蒜皮

YUE JIA DE JI MAO SUAN PI

任 跣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岳家的 鸡毛蒜皮

YUE JIA DE JI MAO SUAN PI

任 跖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岳家的鸡毛蒜皮/任趺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452-4

I. ①岳… II. ①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7082 号

责任编辑:侯群雄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李晓静 责任印制:董文权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8452-4 定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那延绵数千里的长江像一条闪烁着光彩和灵气的玉带蜿蜒地绕在了这个国家的腰间,沿江两岸一座座美丽的城市就是缀在这条玉带上的一颗颗斑斓耀眼的七彩宝石,沙星城无疑是这些宝石中最夺目的一颗。沙星市的名气来自于她美轮美奂的自然景观以及底蕴深厚的人文积淀。提起沙星市的自然景观,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婀娜灵秀的沙江和挺拔俊美的西峰。沙江像极了一群俏皮的少女,时而温顺,时而娇嗔,时而静谧,时而发点脾气,充满生机和活力地自南向北奔流不息。沙江穿城而过,将沙星市分为河东河西两大块。河东是老城区,到底有多老,史学家有很多说法,但近些年开放的一座据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贾谊住过的宅子,证明了这座城市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沙星城始建于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是楚国雄踞南方的战略要地。有据表明,沙星市是全国少有的从建城开始虽历经各朝更替却一直在原址上建了拆拆了建的古城市之一。因此整座城里说得上名和说不上名的古迹随处可见。最有名的是曾经出土过一座汉墓,在轰动全国的同时把沙星的古老展露无遗。而近代这座城市又被许多振聋发聩的人物名字熏染得名气更大。说她老但并不乏朝气和活力,这里集中了这个地球上你所能想到、你所能见到的一切新鲜玩意儿。河西是文化区,是高等学府及文化单位云集的地方。河西区几乎一半的地盘都被一座闻名天下的名山——西峰占领着。西峰山并不高,海拔不足千米,却绵延数里,横亘挺拔的

气势让沙星人仰止。西峰的美正应了那句“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山中藏有一座千年学府——于斯书院和一座千年名亭——落霞亭。学府以那幅“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名联为天下文人墨客景仰；名亭则以那首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而名扬四海。沙星市无论怎么看都不愧是一座人杰地灵的城市。

这些天，连绵的春雨踹压着这座城市，梅雨还未等到梅子成熟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天上跑到地上，把整座城市踏成湿漉漉、稠糊糊的。街上的人们或穿着五颜六色的雨衣骑车将这稠糊糊的地蹾得更稠，或撑着花枝乱颤的雨伞左躲右闪地把长长的雨靴揉进摊摊的泥泞。对沙星人来说，这梅雨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每年四到五月间便会不期而至。所以沙星人的脸上既看不出喜欢也看不出讨厌这雨来，是一日三餐到点就要吃饭的那种习以为常的表情。像所有沙星人一样，岳家老爷子岳山本来也是不在意这雨的，但今天却不同，从早上开始，岳山就有些发愁地看着这雨。这时天色已黑，岳山和老伴刁婵吃完晚饭后再将明日钻石婚宴的有关事项议了一遍，然后走到窗前。岳山的眉头越皱越拢，透着担心和焦虑。“老天爷，求你明天把雨停了。否则明天的午宴可就泡汤了。”岳山当了一辈子唯物主义者，这会儿也禁不住临时抱佛脚，求老天爷开恩了。

“岳山，你别老站在窗口，快点睡觉，明天会很辛苦的。”老伴刁婵叫了他一声。

“哦，就来了，我担心明天下雨影响活动呢。”

“哎呀，没关系的，打伞就行了，快睡吧。”

直到五更，岳山才眯瞪了一会儿。可天刚放亮，听到第一声鸟叫，岳山就醒了。已经连着好几晚，岳山都没睡踏实过。今天是岳山和老伴刁婵结婚六十周年的日子，这可是难得的钻石婚啊。前

些日子晚辈们张罗着请了一家婚庆公司来操办一场钻石婚庆，婚庆公司的人说开张十几年了，办过新婚、银婚和金婚，还从未办过钻石婚呢。

对于今天的钻石婚庆，岳山起先跟刁婵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岳山今年已八十高龄，不太想搞婚庆之类的大动作，觉得太辛苦，当孩子们撺掇着要为父母搞一场钻石婚庆时，岳山不同意，但刁婵却立马赞成并积极推进这件事。刁婵是个热爱礼节的人，再说她俩走到今天不容易，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刁婵心里最清楚，怎么也得庆祝一下。因此几个月里，刁婵一直对岳山软磨硬泡，恩威并施，终于让岳山点头首肯了此事。

岳山是位极认真的人，既然答应了就认真对待，从酒家选择、现场布置、司仪聘请、答谢词撰写到宾客名单、婚庆流程、亲朋接待等等，事无巨细一律亲自操心。虽说有晚辈张罗，但所有方案均需岳山审查批准方可执行。岳山多年养成的一丝不苟的习惯已经渗透到他的骨髓里，不操心就不是岳山。

岳山从床上坐起，看见身边的刁婵正睁着眼睛发愣。“唉，你也醒了，是不是也没睡好？”

刁婵见岳山坐起也随着坐了起来。“嗯，我在想今天的旗袍上还要不要披块披肩？”

“我看今天有些凉，你还是披块披肩吧，也好看。”岳山回答后就下了床，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哟，雨停了，刁婵，你快来看，老天放晴了，真是要谢谢老天爷。”

“是吗？”刁婵竟像孩子般兴奋地走到岳山身边，朝窗外望去。只见一轮红红的圆圆的太阳攀上了远处的树梢，阳光像是一群被圈了很久突然放出来的顽皮的孩子，在树梢上蹦跳着，他们手握着金色的画笔把树梢及周边的景物全都描成了金色。树梢的上面是青亮亮的天空，青亮亮的天空上交映着红色的云彩，仿佛是艺术

家涂出的抽象派画作一般。刁婵被眼前的景色惊住，怎么从前就没注意过朝阳的美呢？或许是注意到了也没有像今天这么让人心醉啊！“呀，真是老天爷保佑我们，居然天晴了，老头子，咱俩运气真好啊。”岳山也激动地点了点头，嘴里蹦出一句毛主席的诗“须晴日，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分外妖娆啊”。边说边赶紧进卫生间洗漱去了。洗漱整理完毕，便走到衣架边，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他已背得滚瓜烂熟的答谢词，又看了一遍，然后折好再放进西服口袋，又拍了拍那件西服。

西服是岳山两星期前专门和刁婵一起去国贸商城买的。岳山退休多年不穿西服，以前的西服早已不合身了。刁婵说既然是钻石婚庆，我们都去买身新衣服吧。岳山进了商场后转了几间专卖店，最后相中这件登喜路牌的，一看价钱有些舍不得，要打退堂鼓，谁知平日节俭成性的刁婵这次倒大方得很。“这会儿不穿好的还等什么时候穿，贵就贵吧，又不是经常买。”硬是逼着岳山下了单。而刁婵的衣服就比较不好买了，这些年刁婵的身体反倒较原来健康了许多，胃口也好，因此腰身明显变粗了，一般的成衣肩膀合适吧肚子进不去，而肚子合适吧肩膀又往下耷拉。最后决定去订制一件旗袍。在旗袍店里刁婵左挑右选看中了一款酱红色缎旗袍。旗袍前襟从胸到腰身部位用彩线绣了一串牡丹花，衣领和侧襟上钉了几对橘红色丝线盘扣，与牡丹花的花蕊正好相配。现在的旗袍经过改进已抛却了过去在前襟一粒一粒扣扣子的款式，而改为在后襟上装一条长拉链，穿脱都方便，前面的盘扣只起装饰作用。酱红色和橘红色搭在一起按说有些跳色，但由于花样庄重典雅，绣工又极其讲究，因此整件旗袍显得雍容华贵。两边的衩开得不高不低，很适合刁婵的身份。于是刁婵吩咐店家量体裁衣就照着这款旗袍给自己做了一件。岳山又顺手把旗袍摸了摸，再从衣柜里取出一条金丝绒的镂花披肩搭在旗袍上头。

“老岳，快些来吃早饭，吃完后我还要去做头发。”这会儿工夫刁婵已煮好鸡蛋和牛奶放在餐桌上了。

“哦，来了。”岳山答应着走到餐厅。

饭毕，刁婵去厨房收拾碗筷，岳山则起身去卧室收拾铺盖。一会儿，听见了门铃声，岳山开门，是大儿子岳小峰和大儿媳慕梅来了。

“爸，我们来接你们了，我借了部面包车，十一点钟我拉着您和叔叔、姑姑、舅舅、姨妈他们过去，慕梅开了小车，她先带妈妈去做头发，她们从那边过去。”

“好吧。刁婵，小峰和慕梅来了，你赶紧和慕梅去做头发。”岳山对着厨房喊了一声。

刁婵半晌才从厨房里出来，擦净手又去卫生间整理自己。

“你妈这慢性子可真是麻烦，出趟门真不容易，一双手左洗右洗。”岳山忍不住对小峰抱怨了一句。

岳小峰和慕梅相视一笑，对父亲的抱怨未置可否。

“小岭、岳岳他们呢？”岳山问岳小峰。

“小岭和她公公婆婆一起去，岳岳他们都会提前去的，岳圆和郝一从华园直接去。”岳小峰把弟弟妹妹的行程一一告诉了岳山。

“给他们再打一次电话，十一点前要赶到，千万别迟到。”岳山又说了一句。

“哎，我这就打。”

二

岳山和刁婵共生育了四个孩子。老大岳小峰,是岳山和刁婵结婚后第二年生的,今年已经五十九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岳小峰没赶上好好读书,上山下乡当知青,然后回城当了工人,没上过大学,喜欢汽车便学驾驶,当了几十年的司机。大儿媳慕梅是岳小峰的同事,今年五十六岁,两人同在司机班工作。十年前,所在工厂经营不善,突然倒闭,双双下岗。这可急坏了岳山和刁婵,岳山托人走门子,总算帮岳小峰找了另一家单位,但好景不长,这家单位被一家私企收购,岳小峰再次下岗,不得已买了一辆车干起了个体出租车司机。大儿媳慕梅由于下岗,心情一直不好,身体也就跟着不好,长年吃着汤药,平日里就炒炒股票。他俩育有一子,名叫岳海,今年三十岁,是岳山和刁婵的长孙,基本上跟随在岳山和刁婵身边长大。岳海已经成了家,媳妇叫刘倩,岳海和刘倩都是大学毕业后分在了报社工作,是记者。

老二岳小岭,是岳山的长女,比岳小峰小五岁,今年五十四了,这女儿从小性格就像个男孩子,爱玩些男孩子的游戏,还经常学着电影《南征北战》里张军长的派头把衣服往后一甩,模仿起做官的模样来。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锻炼自己,虽然出身不好,却硬是凭着实干精神当上了知青组组长。恢复高考,她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专业,开始创作发表一些小说、诗歌、散文。毕业后分到北京一家新闻单位工作,干了一段,觉得自己的特长还是组织指挥能力,因此离开新闻单位进了一家国

家大机关,从科员做起,做到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一步一个脚印地居然做到了副部级。岳山真没想到自己干了一辈子机关工作,一直未在行政职务上有所建树,倒是自己的女儿做得风生水起,觉得很欣慰。只不过自打岳小岭升了副部长后,这家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平日不怎么走动的人都走动起来了,有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自称亲戚或朋友纷纷找上门来。刚开始岳山还觉得高兴和荣耀,时间一长就有些烦了。小岭的丈夫叫贺小章,是一名电影导演,二十多年前,因导演一部由小岭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而共坠爱河。他俩生了一个女儿,取名贺湖,长得如花似玉,并子承父业当了演员,演的电视剧不少,但成名作不多,未婚,现正与一个名叫小石头的男演员交往。这次一家人都从京城回到沙星来为父母庆祝。回来后,被各路人物“围追堵截”,岳山才见过一面。

老三岳岳,是岳山的二儿子,今年五十一岁,是沙星市一家知名企业的老总。岳岳之所以能成为企业总裁,得归功于他的岳父马述化。马述化的父亲解放前在沙星市开了一个钱庄,解放后钱庄被公私合营,马老爷子也在“文革”中被当成资本家反复批斗,最后抑郁而终,留下子嗣骨血过得很惨。马述化作为黑五类子弟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同是黑五类子弟的夫人张香雅一起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一直没有回城的机会。两人育有两个女儿,长女马香,二女儿马雅。直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马述化和张香雅才携二女回到了沙星,又突然天上掉馅饼似的,马老爷子的一座老宅子判回给了马述化的母亲,马述化的母亲和儿子儿媳、孙女住进了这宅子。一晚,老太太把马述化和张香雅叫到房里悄悄告诉他们,这座宅子的天井的东南角大约两米深的地底下埋有马老爷子生前积攒的一些金银珠宝,你们什么时候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挖挖看还在不在。这可是惊人的消息啊!马述化当晚就行动起来,掘地三

米多,果然见到一个大坛子,坛子用蜡纸裹了一层又一层,马述化打开来看,嗨!这里面有金元宝、银元宝,还有一大堆珠珠串串的马述化不认识的东西,还是老太太懂行,她告诉马述化这是大颧的南洋珍珠项链,两只碧绿的翡翠手镯,几个和田羊脂玉把件,还有红玛瑙串珠、红珊瑚手链、戒指,还有两只猫眼戒指、两只翡翠扳指……哇!这些原只听老人说过的东西现在居然真真切切地摆在眼前!马述化和张香雅都惊呆了,这得值多少钱啊,把它们换成钱怕是一辈子都用不完吧。正在马述化和张香雅连正经工作都找不着的时候,这些宝贝可帮了他们的大忙,马述化迅速走上了经商之路,先是倒腾点小买卖,然后又去南海边倒腾了几把房地产,很快就发了。几年后马述化拥有了一家公司,并逐步发展成一家集团公司,几年前还在上交所成功上市,成了一家公众公司。马述化用手中的钱把小女儿马雅送到英国去留学了,结果她找了个英国小伙就在那里定居了。本来马述化也要把大女儿马香送出去留学的,但无奈马香恋爱了,坚决不同意出国,马香恋爱的对象就是岳岳。岳岳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一所经济管理学院,与马述化的长女马香是同班同学。两人相爱后马香将岳岳带回家,马述化几乎是第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小伙儿。岳岳毕业后进了马家的公司工作,现在已经接了马述化的班,成了公司总裁了。

老四岳圆可以说是岳山晚来得女。已经生了小峰、小岭、岳岳后,刁婵跟岳山商量别再要孩子了,有两儿一女已经够了,这样孩子们的生活可以宽裕一些。岳山同意,他们真的一直没有再生。直到四十多岁时,刁婵进入更年期了,月经很不准,有一次居然半年没有来月经,刁婵心想这下绝经了,因此未做任何防护措施,没想到刁婵过了两个月后有了想呕吐的感觉,起先以为是胃有毛病。到医院一查,大夫告诉她怀孕了,这下刁婵傻了眼,忙回家与岳山商量怎么办。岳山听到这消息反倒很高兴,说既然有了就生下来

吧。因此在岳山和刁婵四十五岁时又得了一女儿,他们给她起名叫岳圆,取圆满之意。岳圆今年才三十五岁,只比长孙岳海大五岁,看上去与岳山差出两辈来。这个宝贝女儿自小娇生惯养,但聪明伶俐,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都很顺利,几乎没让岳山操任何心,然后自己又考到美国一所名校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了美国。女婿叫华郝一,华郝一是岳圆在美国参加同乡联谊会时认识的,美国不受计划生育限制,两人生了一儿一女,取名华江、华滨。华江八岁,华滨五岁,两个典型的美国小公民,自由主义严重,见到岳山立即爬到他身上把老外公的头发弄得像个鸡窝。想到这,岳山忍不住乐了,都说是隔辈亲,岳山见到孙子们真是比见到儿女们高兴哩。

“老岳,我和慕梅先走,中午我们在酒家见了。”刁婵终于打扮完毕,准备出门,跟岳山打了声招呼。这声招呼打断了岳山的思路。

“哦,一会儿见。”

“哦,对了,小峰,谁去接岳圆和郝一啊?他们昨天刚从美国回来,不知时差倒得怎么样?你过会儿给华园饭店打电话叫醒他们。”刁婵又回过头嘱咐岳小峰一句。

“您放心吧,我会叫他们的。”岳小峰边送母亲和妻子到门口边回答了一句。

三

“爸,您要不要再去躺着休息一会儿,等下会很辛苦的。”房间里只剩下父子俩,岳小峰对岳山说。

“不用,反正也睡不着,我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吧,你看你的电视,不影响我的。”岳山答了一句,便又回到他刚才被刁婵打断的思路。

想到孙子,岳山就有些合不拢嘴。长孙岳海是记者,大外孙女贺湖是演员。二孙女叫岳河,是岳岳和马香的女儿,岳岳本想让她在自己公司谋职,但小女子颇有志气,追求独立,自己努力考进了一家外资企业,当了一个小白领,甘愿忍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压榨”,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已经不会正常走路只会小跑着走了,午饭有时顾得上吃,有时顾不上吃,吃也就吃个快餐三明治,还经常通宵加班。为此酷爱诗词的刁婵也模仿着新新人类的诗风给孙女岳河写了一首名为《白领的一天》的现代诗:

把闹钟的吵声拍掉,
缠着被子又滚了几圈。
以逃难的速度刷牙洗脸,
扯开腻成一团的腰带项链。
射进公交车站,
用钱抢了一个面包。
像金枪鱼一样压进电梯,
随着人流涌到桌前。

时针在手腕上巧妙地跳跃，
舒一口祥云般的长气。
将眼偷瞟那个单间，
被一串子弹样的目光击中。
荧屏不断放出烟火，
烧着了眉和目。
键盘不停发生地震，
毁坏了思和绪。
眼与思互相怜惜，
一边落泪一边颤栗。
鞋扔到墙角，
包扔到脚下，
人扔到床上。
抓过闹钟拜托叫早，
指针正像警察指挥交通，
又将时间指向新晨。

长辈心疼她，让她辞掉白领的工作，可她表示这样做为的是锻炼自己的意志，以后好接革命的班。岳山把孙子孙女过了一遍，共五个，个个都招人喜爱。可是突然，岳山的心紧了一下，因为不由得想到另一个孙子，那可真是岳山和刁婵的心头之痛。

事情大约有两年多了吧，二儿媳马香有一天给岳山打来电话，说是有事要跟岳山和刁婵谈。电话里马香的声音明显有些哽咽，岳山听了觉得蹊跷，与刁婵说出了自己的担忧。马香来了先说了几句问候的话，岳山觉得她脸色不怎么好。

“马香，你脸色不太好，最近身体怎么样？要注意身体啊！”

“爸、妈，你们看出我脸色不好了吧，我早就想来找您二老，但

又怕让您俩着急，就忍着没来，想自己解决问题，但忍到现在已经忍不住了，我还是告诉您二位吧，您二位也帮帮我。”

“怎么啦？你身体哪出毛病了？”刁婵抢着问了一句。

“不是我身体出毛病了，而是岳岳出问题了。”

“岳岳？岳岳身体怎么啦？”岳山和刁婵几乎异口同声地问了一句。

“他身体没问题，他思想有问题了。”

“什么？什么思想有问题？”

“他……他，他有外遇了。”

“啊?!”岳山直觉得头突然大了起来。

“莫乱讲。”刁婵反应更激烈。这可是她最不愿意听到的话。

“妈，这种事我怎么会乱讲。”马香哭出声来，“我早就发觉岳岳变了，变得诡秘，他每天回家很晚，有时彻夜不回，刚开始我以为他公司事忙，没太在意，但还是劝他早回家。有一天他上班去了，我听到岳岳头天换下的西服口袋里有手机响，以为是他忘了带手机，我帮他接了，结果是个女的发嗲的声音，说：‘岳岳，你在哪，我很不舒服，你快到我这来吧。’我一听觉得不对劲，忙问：‘你是谁？’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就把电话挂了。我再回拨过去，对方已关机。我这才发现这手机不是岳岳平日用的那个。我再翻看短信和通话号码，几乎全是那个女的，那些短信写得真是肉麻，我都不好意思说给你们听。”

听着马香的话，岳山和刁婵一时都怔在那。

“刁婵，你现在就给岳岳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我找他谈话。”岳山猛地对刁婵吼了一嗓子。

“爸，妈，你们先别叫他，我这还没说完哩。发现当晚我就找岳岳谈了，起先他不承认，后来在证据面前承认了，然后求我别告诉我爸，也别告诉您俩。他向我保证这是他一时糊涂，他会和那个

女的分手的。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不但没有和她分手，反而越走越近。我问他女的是谁，他说是田甜。”马香说到这有点说不下去了。

“田甜？田甜是谁啊？”刁婵惊奇地问。

“妈，您不知道田甜吗？他原来的秘书，只比岳河大三岁啊！”马香气愤地提高了嗓门。

刁婵直觉得一口气堵到胸口上。

“爸，妈，我劝他，他不听，他现在完全变了个人。自从他有了这事以后，我们俩就分居了，他从不到我房间来，但昨天晚上他来了，我不想搭理他，他自己搬了把椅子坐在我对面，对我说：‘马香，我有话对你说。’我说：‘我不想跟你说话，除非你回心转意，把心再回到这个家里来。’他说：‘马香，我们离婚吧！’我说：‘你怎么敢有这种想法，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谁知他竟然说：‘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马家，但我没办法，田甜怀孕了，怀的是个儿子。’听到这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差点昏了过去，他后来再说什么我都没听见，我让他马上从我面前消失。”说到这，马香已经泣不成声了。

岂止马香差点昏过去，这会儿的岳山和刁婵也差点昏了过去。

四

“丁零”的门铃声把岳山从痛苦的思索中解脱出来,岳小峰去开门,拥进来一大帮人,原来是岳山的妹妹妹夫、弟弟弟媳来了。岳山赶紧起身打招呼,岳小峰去厨房泡茶。茶刚端上来,门铃又响了,这回是刁婵的妹妹妹夫、弟弟弟媳来了。顿时家里气氛热烈得不得了,众人都兴高采烈地向岳山祝贺,然后簇拥着岳山一起下楼乘车前往酒家。

岳小峰开着车载着一大家子穿街走巷到了举办喜宴的望月楼酒家。

望月楼是一家老字号,它的前身正是岳山、刁婵六十年前举行婚礼的翠雨酒家。翠雨酒家解放后进行私营企业改造,变成国有企业,更名为望月楼,改革开放后又经过国企改制变回私营企业。完成改制后,望月楼做得灵活,扩大了营业网点,现在沙星市已有六家分店。岳山是从老朋友那里打听到望月楼的前身就是翠雨酒家的,立即心潮澎湃地定下就用这家酒家办喜宴。岳小峰开车拉着老两口把六家望月楼都走了一遍,经过比较,岳山决定选这家地处市中心的旗舰店。

这间店落成时间不长,装饰看上去都是新的,房屋外观是那种江南豪宅的模样,亭台楼阁水榭一应俱全。楼前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怕是可以同时停一百多辆车吧。猩红色的大门口蹲着一对石狮,门前铺着红色的地毯。走进大门是一块手绣牡丹屏风,右上角绣着“国色天香”四个大字。屏风下摆了一长排雕花扶手椅,透